

牧

齋

初

學

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五

序八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餘歲俊乂挺生在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于澤攻玉于山虞山雖小其亦珠玉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登仕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

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
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自如責備行義嚴
重于布衣時而莊靖與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
訪求天下大計咨諭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
以爲嘗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
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
何販穀及子貸金錢幾何又或言某善事縣令
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某善問遺居閒
請求某善任桀黠奴及州里馬醫阜隸咨嗟嘵
呻異口合喙項輩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謗

譽視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
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
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爽也吾
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于吾里之
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曆丙辰進士令吉之永
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永豐陳莊靖起家爲令
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
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樞衣視僮子
時慊慊不改可謂吉士矣今爲今何以長子莊
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公莊靖自言

生平志節堅彊皆賴文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也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于吉不遠矣母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裾步益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學鏃礪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以人之簡而簡乎起田交同年進士必選擇其賢者公安袁小修西安方益旋皆爲余亟稱起田起田於鏃礪之道得矣其於莊靖必有當也吾故感嘆于吾里今昔之事而申之以斯言以

實其所以望起田者焉雖然世之迂闊者無尚于余而在吾里中尤甚使起田持吾言示人則迂起田者不少矣而余且重得罪起田不忍焚棄吾言則襲而藏之嗟乎世之知採珠而攻玉者或寡矣焚之其可也

送張處士

思任

赴遼東參謀序

遼左自佟夷作難破城喪師勢如燎毛中外惴惴焉懼寇至之無日余嘗與張君任甫私憂之君曰是不足憂也奴未嘗勝我未嘗負城未嘗破而師未嘗喪也夫所謂破城者臨衝交加樓

櫓相望魚爛肉薄而我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陷也以閒閑原之失也以潰奴未嘗攻我未嘗守也何名爲破城所謂喪師者行陣擣壓矢石楮拒轍亂旗靡而我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也以輕進四路之敗也以中制奴未嘗戰我未嘗陣也何名爲喪師我誠激厲士心蒐討軍實用束伍之法講火攻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遼以東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余蓋心壯其言而未敢以語人今年春經略袁公列疏于朝稱道君生平願得君布衣參軍事不煩以職

天子可其奏乃譏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請于君君慨然拜命告行于余余執爵而言曰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固無出于昔之告余者矣雖然余竊爲袁公賀也劇孟雒陽博徒耳吳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國張元吳昊之徒曳石署書以撼中國而卒弃之爲西夏用布衣處士之能爲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往往用文臣爲大帥文法之吏不能求得文武士于幕下卽閒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枳其足不能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王文成之用

龍光冀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胡襄懋之用
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閒書生也此三公者獨非
文臣哉其亦明于帥道也矣遼左之事三易帥
而得袁公袁公之爲經略也甫受事而得君以
布衣薦之天子不敢羅致幕下如唐節鎮之
爲其視夫獨智乎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士
之用者又何如也君旣至拜公于軍門其以前
所爲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爲
吾致賀于公也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天
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命于天子自君始

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亦史家之詞云耳夫唐之處士所謂羅而致之幕下者其于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賀朱進士叙

今上御極之五年會試天下士拔其尤者三百人而都人士朱君之裔儼然與焉先是上得王璽于漳河膺符受籙爲天下文明之兆而是年三月天子行臨雍之禮龍旂豹尾炳奕于橋門潁水之間君年甫逾弱冠風姿秀出都人聚觀班行動目咸以謂應運而出稱國家文

明之祥而副聖天子作人之意必朱君也君爲吾師贈宗伯源明馮公之孫女婿馮公之子敬仲說是舉也屬余爲文以賀吾觀唐宋以來重進士科慈恩之題曲江之宴至今以爲盛事而王元之之詩所謂利市欄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少年登科第者尤豔稱之君旣英妙射策甲科雖家長安中絕無鮮衣怒馬之好酬應稍閒篝燈簾閣杜門手一編若忘其爲新郎君者君之志已遠矣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豈與夫燕雀之羣啁啾簷幕之下自以爲得意哉

往固將以宦學者也其亦有味于歐陽子之言乎余所以贈子玄者如是而已矣子玄其何以處我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吾黨之士嚙嚙狂簡於文章經濟各有所好淵孟獨好爲吏居恒長歎吾安得望緊之地而君長之於以爬棧垢蠹長養小弱兩漢循吏豈足道哉吾黨咸小淵孟相與目笑之久之淵孟果登鄉耆令閩之福安以廉辨自表異於世今又補任崇德三年考最上計天官矣向之目笑者

或壯而奄逝或老而連蹇淵孟于思其髯便便
其腹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意氣風發甚自
得也余於吾黨稱早達淵孟席帽上公車余已
官宦相當外制駸駸通顯今余再被放遂且歸
老矣退院老僧日恨飯折脚鐺邊過活而淵孟
方盤腕奮臂以赴功名之會人生出處遇合如
雪泥鴻爪豈可以一跡論哉然余有不能不致
羨於淵孟者歐陽公自言謫夷陵時閱官中案
牘始知吏事余何敢望歐公其不習爲吏則一
耳淵孟爲書生已曉暢法律如老獄吏生長田

閒備悉民隱留心錢穀水利之事鑒鑿能言其
所以然余不如淵孟一也余蒲柳之質未老而
衰偶一揖客則腰髀墜壓展卷才數行已欠伸
思睡淵孟矍鑠如精彊少年催徵賦稅請謝賓
客手署文卷口決訟獄移日達旦足不跛而目
不曉余不如淵孟二也余憂患餘生意氣都盡
聞衡門剥啄聲曾次如撞杵臼邑屋小兒平視
舉手則跋踏而趨迎淵孟氣宇堂堂昂首盱衡
白事上官前時時奮髯侵其面達官貴人有事
相交鬪仰面揮斥若叱畜狗余不如淵孟三也

余之不如淵孟亦遠矣向之寥寥狂簡小淵孟而目笑之者由今觀之真不足以當淵孟之一哂已矣淵孟之子所與游者皆年少經奇之士於淵孟之考滿也携卷軸以乞余之文而余因書其所嘆羨於淵孟者以告之淵孟得無曰是夫也目笑我不足又將引兒子輩共笑我乎當掀髯大笑爲我舉一觴也壬申除夕叙

定海范氏雙節序

工部郎定海范子我躬爲國子學錄時嘗疏上其母朱氏與其叔母汪氏孤窮守節五十餘年

請得准例覆覈表署其門 天子下其事于所司旌有日矣范子將徧請海內學士大夫讚誦二母之節行以昭管彤信圖史而屬余以一言先之余觀范子之述二母未嘗不爲之欷歔煩醒掩卷而太息也當朱之歸于范也上奉皇舅之腆洗下疣兩世之膏火衣食百須咸取給十指長姑蟄我幼叔蟄我後姑又從而基閒我構鬪旁午跬步錯迕此其辛勤顚願固人世之所未有也天未悔禍叔氏與夫子相繼去世已與稚婦皆嫠也而已爲之長已之子與叔之子皆

孤也而已兼爲之母乳漚與分饑寒與并性命
與共久之蟄我者惄閒我者豫兩孤若一子而
妯娌如一人迄于今年皆逾七十素帷交映垂
白相倚回視曩昔痛定思痛淚枯不可復揮而
腸斷不可復轉也嗚呼艱哉婦之事其夫與臣
之事其君一也國家之事君父其尊章也能人
權俾長舌之姑也悞夫媚子聽熒之叔也又不
幸而喪亂游臻災害交作棟折榱崩岌岌乎有
不可支之勢當是時送往事居捐生并命如范
母者誰乎號呼泣血將伯助予如范之二母者

誰乎婦人之事其夫也一而已矣家門不造存亡呼吸進有絕地而退無却步卒能慨慨誓死相砥以完節如二母者何其壯也臣之事其君也則曰莫非君父也莫非臣子也視其君如路人然視其軍師國邑如傳舍然若漢之胡廣趙戒唐之六臣身爲糞土而以國予人者比比是也聞二母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乎嗚呼當世之學士大夫觀于范子之述二母而有感焉固未有不如余之歎欷煩醒掩卷而太息者也長言之詠歌之言之無罪而聞者足以戒則亦當

世得失之林也若曰此婦人女子之能事也於臣子乎何有繡黼其文而珩璜其訓以附于管彤圖史之後云爾則今之居高席寵舍天憲而操化權者固不乏人也范子又何取于蠱臣而必使爲乘韋之先也哉崇禎戊寅清明日序

汪母節壽序

吳郡汪邦柱余之同年友也邦柱少育于叔母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柱始生萬曆丁巳程年七十于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所司所

司未及請汪子怒焉懼旌典之有闕遺也將望走海內文章家以昭于管彤而先之錢子錢子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論官閥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吏之奏報焉非祖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閥則蔡妻不著于榮莒而孝女不表于露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竝世而順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吏之奏報則弘演徵節于狄人而比干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卒得有卒不得而蔽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

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炤碑板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也雖有孤苦峭獨蟄吻酸鼻者一經其撰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其軒輊也論官其升降也亦取額其人卽不比于狄與崇侯惡來也亦曾無以異于胥史汪之母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自沒也然則爲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祖宗之甲今具在也吳趨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堦

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閭也汪子聲籍甚公車
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閥未可量也昭代之傳節
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
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
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位卑才
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尚不及以沒人故
敢載筆而爲之序

賀祥符李明府三年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
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夫以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弊羣吏之治而又必以廉先之周官之于察廉也可謂重矣雖然廉亦有辨焉削衣賤食敝車羸馬廉之小者也其爲廉也或有所爲而爲之而求之以善能敬正法辨之用則有時而窮古之人所謂廉者其服官也視朝廷之俸祿如農之有食工之有餼廩廩乎惟恐屑而越之也視民間之錢穀如身之有膏液如家之有貲產恤恤乎其不忍脰而剝之也其持已也如女子之畏行露而懼其玷也如王人之捧介圭而懼其隕越也彼

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如是
而後可以謂之廉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
辨胥從是而出焉廉爲之本根而善能敬正法
辨兼舉而竝茂此其人可以治天下而矧于爲
吏乎仁和卓去病清嚴慎許可人也司教河南
之祥符亟稱李明府世臣之賢請爲其考績之
序明府愛民如子每決杖數十輒攢眉蹙額斯
可爲善自靈寶移治祥符治亂理煩斧劈理解
不動聲氣斯可謂能修理學宮是正樂舞斯可
謂敬且正待宗室聯師儒駁豪強養小弱又不

可不謂之法且辨也然而一以廉爲本去病稱明府家貴而履謙年少而智老才高而氣下非當世之才吏也然則侯之廉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不忍于爲不廉熏然惻然仁心爲質而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兼舉焉非以善能敬正法辨爲能事桀然而思以自見者也余所謂可以治天下者斯其人與明年春三載黜陟修舉周官弊吏之政明府應卓異之選將入焉天子之近臣念無可以爲明府告者今天下東西多事縣官方急才而余以爲貪吏

累臣填詔獄而汚丹書者非盡無才急才吏不如急廉吏也吾之所謂廉者必善能敬正法辨兼舉如周官所弊之廉而非世之所謂廉也世之所謂廉以其廉而爲之而周官所弊之廉吾所謂不忍爲不廉者也余故敘次其言以復去病以告于明府願明府之以是爲天下告也

賀文司理詩冊序

崇禎十三年五月浙江撫按臣上言臣等伏奉聖旨按驗嘉興府推官文某被言事狀下所司逮繫雜治再三駁政皆鑿空架虛一無左證

臣等恭奉明命矢天誓日安敢上下其手以自取罪戾謹令詞覆奏以明文某之無他疏入上赫然震怒下言者于獄而文君故以廉辨考最將入爲天子之近臣行有日矣文君之門人嚴子渡沈吳子聞禮輩作爲歌詩誦美其事而請余爲其敍余惟主上神聖深知垂旒端冕之外蒙蔽時有於是小人乘閒抵隙遂如蜩螗沸羹簪筆告訐始於朝堂投匱飛章竊於間里上始而爲之動中而疑旣而厭然未有能拔本塞源深明其不然者也自文君之誣得

白然後 上曉然知邪正之必不兩容是非之必不兩立自今以往固將黜卷舌于天街投讒人於有无海內咸長養和平而明主並受其福其關於聖政豈不大哉且天下之事未有不相反而相成也今之薦樽文君者必曰某也不廉某也平某也明允治辨以爲天子之大臣如是而已固未有能列須眉繪圖像條分縷析而入告于我 后如今日者也 且 上之采訪者所司之薦牘銓曹之功狀耳縉紳之清議士子之偶語委巷小民之風謠何自而知之商賈

之頌于市行旅之歌于塗黔鉗胥靡之交臂而
感泣於杼揚又何從而知之今也如按版籍如
分部居臚列件繫使人主一覽而了然曰某也
果廉某也果平某也果明允治辨微言者之曉
曉若中風而狂易也其誰與發之語有之以爲
事公子之法不可以爲不愛公子則不可其反
而相成也豈不信哉文君有道而文者也過此
以往知是非毀譽如翻覆手之不可爲嘗而立
身大節必不可假易也見益大心益虛骨幹益
堅固而不撓以此爲天子之大臣不綽綽然

有餘裕乎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之
攻文君也其有助于王多矣文君之不爲相反
而以相成也其爲用寧有既乎諸子曰善請書
之以爲序

翟少潛字序

山陽瞿起周名式未告余以不安其字也請易
之余告之曰子之不安其字者求所以尊名也
尊名之道莫若取法于古古之人有名未而字
文潛者宋宛丘張氏也南渡後吾鄉有丘未者
其字曰少潛丘之去張未遠殆亦聞其風而說

之如陸務觀之於秦少游者邪今子之命名適與文潛合且讀其書而慕好之也不爲不深矣取丘之字以字子殆其可也文潛少學于子由已而游于子瞻之門當是時天下皆宗王氏之學所謂黃茅白葦斤鹵彌望者而文潛守其師說阨窮連蹇迄不少變斯可以爲文矣傳稱文潛澹于榮利顧義自守而其爲柯山賦亦曰逾山而東席門草藩圖書滿家兒稚饑寒寄萬事于一笑忘食糲而衣單文潛之於潛也可謂有其德矣翟子明德之後人門俱高讀書尚志生

產日落簾瓢屢空意豁如也其子以學古之道
蓋方進而未已則夫晞文潛而爲之徒固不遠
矣遂書之以爲序

贈侯朝宗敘

余讀侯子朝宗所著經義如玉之有光劍之有
氣英英熊熊變現于空曠有無之間以爲文人
才子之文而非經生之文也已而觀其詩俊快
雄渾有聲有色非猶夫蒼蠅之鳴劖出于蚓竊
者也侯氏多才子朝宗與其兄赤社覲省其尊
人司農公因見余于請室余自頌繫以來四方

人士閒行相存者多君子雄駿之人如二侯者其眉目也薛宣語朱雲子居我東閣中可以觀天下奇士今余居此地得見天下奇士如此之多其殆將以園扉爲薛宣之東閣耶抑亦翹杆之館廢爲車廄如漢人之所致嘆于平津者而天下奇士故當舉集于此地耶朝宗將還商城樞衣言別余書此以贈之朝宗歸持以示赤社并與中州人士見之知其必相與欵欵掩卷彷徨而三嘆也戊寅四月十二日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序九

壽福清公六十序

閣師少保臺山葉公以萬曆戊午壽六十舉初
度之觴記曰六十始壽公輔政八年而後歸歸
五年而始壽徐步賜金之橋燕游福廬之山袞
衣達屨角巾布袍道路聚觀指目以謂神仙宰
相并爲一人而公亦忻然顧笑計其焦勞拮据
八年于黃閣之中猶噩夢之在宿昔也嗟夫人
知公今日之樂而不知公之有今日則甚難也

方公繇南吏部入參大政 天子高居九重應
門沉沉莫可扣擊而甘陵南北部之爭紛如于
下公廉平以牧身誠敬以格 主紓廻以酬物
憂心惄惄茹荼含蓼卒以結 主知鎮國論委
蛇進退于功名之會噫何其難也先是福王猶
未之國一妄男子上書指斥宮禁中外震恐以
謂大獄將作公密揭再三上請瘐死其人勿下
其章究問以傷國體 上感悟其事得寢而公
因其閒得以力請之國次年事乃決方議之殷
也言者責公邀九卿伏闕死爭公孫謝不可而

上猶欲緩之國期使中使諭意公公涕泣極論夜分封還御札者再上始不格公請而言者或未之知也公意有所不得行深夜屏營涕泗沾漬甚至比政地于叢祠夷閣臣于土偶以庶幾明用訊之心而冀將伯之助繇此觀之今之得以休沐稱壽爰笑爰語豈不爲厚幸哉長年三老中流遇風僅而獲濟當其艤舟停櫓酌酒告勞舟中之人莫不謹訟相應和然其風濤相逐捩柁呼號與陽侯爭一旦之命豈舟中之人所能知也哉公于今日亦其檣舟酌酒之時

也已公之別自號曰臺山攷于詩南山有臺樂
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今夫山之有臺也用以爲簾
笠草屬之微者也然而時雨將至則簾笠之覆
蓋不小于夏屋何者誠庇之也公迂身救時補
苴堵柱以養和平之福而卒能不震不動貽宗
社萬年之安公之簾笠天下也大矣簾笠覆蓋
天下而天下弗知時雨旣降胥委而去之甚且
踐踏之弗顧而簾笠之用自如也公所爲邦家
之基者覆蓋之效在乎再世又豈必使沾體塗

足之人交口而頌之哉謙益對制策公讀卷爲
總裁官而繆子昌期以癸丑舉南宮皆公門下
士荷公覆蓋日久不敢自後于道旁指目及舟
中呴噭之人故謙益敢稱南山之詩以獻于公
詩人之樂得賢也必歸美于君故其詩曰萬壽
無期又曰遐不眉壽公稱觴之日北向稽首爲
天子誦萬年謙益稱詩獨取南山有臺庶可
以陳于工歌之末矣夫

贈文文起宮相六十序

自古國家當昌明順豫之世保大持盈必有老

成耆艾敦龐魁碩之人應運而出而人臣之當
大任也亦非可以捷得而驟至往往紓迴盤錯
備嘗歷試老其才以有爲蓋天之生才國之養
士與士君子之善自爲養茲三者相須而成相
求而應有識者可以按而知之也吾友文君文
起弱冠舉孝廉束修厲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
兒童婦女皆知其名指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
之禍阽危瀕死懼而得免然後登進於天子
之講幄君以偉望宿學精誠啓沃天子心知
爲眞講官改容禮之而君抗疏劾巨奸爲璫黨

護法者引經義切時弊其言皆中名實於是海內咸服君始終一節其所爲引經論道者不徒託之空言旦夕引領宣麻喜而相告也君使事既竣將奉英蕩之節以還講筵而適會其六十之誕辰稱觴祖道者趾相錯也君之堦嚴生栻謂余不可以無言余觀君爲孝廉時其風采骨幹既可以爲天子之大臣矣顧遭逆久之然後及第既第而謫逐隨之蓋神熹之際天之生君與國之所以養君者若此及其起廢籍遇明主則又抗言極論幾不欲與宵人邪類一日

站立于本朝君豈不知雍容平進赴功名之會哉則君之所以善自養者可知已矣秦穆公之悔而自誓也詢黃髮思良士而致嘆於截截善謗言漢李固亦言一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夫君德之成敗生民之利病國家社稷安危之故豈少年儇佞利口捷足之徒可以僥倖而嘗試哉以寇菜公之賢張忠定謂其用太蚤仕太速且曰蒼生無福然則人才之生其用之早晚蓋有天意非人所得而主也君之善自養亦久矣天之

生君與國之養君亦至是而可矣過此以往君
且爲黃髮爲壽者今茲之始壽猶日之拂于扶
桑也何足以爲君賀哉宋元祐閒蘇子瞻指文
潞公謂契丹使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
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
門名家有不逮更二十餘年余將書此語授簡
於嚴生以申前賀然而不獨爲君賀而已也

李本寧先生七十敘

雲杜李本寧先生以詞林宿望回翔藩服者四
十餘年而始登七十謙益于先生史館後進也

禮當有辭以祝先生因念國朝史館莫盛于
莊皇帝之戊辰而先生以文章擅聲然卒不能
免絳灌之忌先生出史館之局夷矣天子不
御講筵積有歲年故時史官更直侍立典持
牘之地塵凝網積不可辯識史官閒騎馬之九
衢與六部大臣楊鞭相揖控馬之隸皆捧手愕
眙此謙益入史館時事也天子文學侍從之
臣皆在禁林前代比之蓬池道山其體貌不宜
日降以宿儒鉅公焯焯如先生者不亟還之禁
近館閣之重何可幾也先生服官史館在隆慶

與 今上初新鄭江陵之閒九變復貫先生歷
歷如指掌以今時政觀之則又有高曾規矩之
歎矣 天子一旦講求初政咨嗟號咷垂裳綿
几之時左右顧視求宿儒大人議論通古今可
顧問者先生又豈徒爲史館之重而已也海內
人才彫落故老舊德相望如晨星而先生與焦
弱侯先生皆在金陵金陵舊京也豐水鎬京大
雅之所咏歌也 高皇帝作人未艾山川靈淑
之氣不至衰歇而貽二老于舊京豈偶然哉剥
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不食之果天之

所以貽國家也君子之得輿吾有望矣余之祝
先生者如此姚子孟長輩善是言也以薦于先
生歌南山有臺之章侑焉而余又竊聞之于人
先朝文章盡在館閣王李之徒以館閣相訾謷
海內靡然從之先生起而禪王李之統豐碑典
開炤曜四裔文章之柄乃復歸館閣其有功于
館閣甚大文章不朽之盛事必有如韓歐其人
者出而定之固非後生小子所與知也是爲序

史王池太常六十序

義興史王池先生初官諫垣譯諤持正論與執

政抵牾歸臥陽羨之山若干年起家太嘗寺少
卿奉使至中途抗疏救劉御史及請蚤立 皇
太孫甚力 上切責譴歸余遇之吳門勞苦先
生先生蹶然起立曰孟麟言事無狀 天子幸
寬鉄鑽之誅且人臣無狗馬積誠足以動主至
煩 人主震怒其又敢自爲名乎余微窺先生
視益下息益深憂國懲主蓋低迴不能置也名
節之盛莫如後漢當其時樹立風聲抗論惛俗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夫所貴
于名節者以衛國也而卒以殉國則亦其爲之

魁者自憲之意勝而憂國之心微朋徒部黨之氣重而靈修美人之思薄與今天下內無刑人腐夫外無甘陵南北鄙士君子之視名節也如象之有牙犧鷄之有尾惟恐不鋤而去之亦無有刻石立墠以激揚題拂爲事者而鉤黨之憂未歇渙羣之君子卒不可期于世此何故與先生憂國忠公犯顏極諫若彼而深思易氣厚自尅責若此豈猶夫世之君子與天下當士氣頽弛國論峭急譬之中流遇風舟中之人叫號惶怖而長年三老不震不動捩柁開船于怒風崩

濤之中乃克有濟令長年三老呌號惶怖比于
舟中之人其不淪胥者亦鮮矣時之讒訛噂沓
以鈎黨爲事者皆呌號惶怖之人也天其將有
意于先生以是爲國之長年三老與漢鮑宣爲
諫大夫嘗上書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鲠白首耆
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
飢渴者請急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疏再上卒
納宣言今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先
生其選也天子誠欲建教化圖安危如鮑宣
所云云者先生欲不爲長年三老其可得乎先

生今年六十湯子鶴翔等徵余言爲先生壽先生道德文章之盛談之者侈矣余獨著先生憂國之心而又祝其興起在位以爲邦家之光如此云

鄒彥吉七十序

昔劉伯芻陸鴻漸列水次第皆稱惠山寺石泉第二今楊子江南零水爲江水所沒而廬山康王谷水道遠莫致鄒彥吉作惠泉亭記曰名雖第二不啻第一蓋駁論也彥吉以學憲家居爲園于惠山之下客過無錫必斟惠山水粉槍末

旗譚品泉記水之事已而游愚公之谷吐納其
風流裏徊不忍去于是彥吉之名與石泉相上
下彥吉之論水也蓋其自論云耳今年彥吉年
七十翁子兆吉以稱壽之辭屬余余不嫻于辭
不能如世之文章家以巫祝之言進也則請以
泉品品彥吉噴薄詭激其源沸湯者彥吉之詩
與文也渟泓閑止可辨眉髮者彥吉之鑒裁也
且鼎且金以飲以歠蘇蘭薪桂蠲病析醒挹注
無已時者彥吉之風流弘長而衣被萬物也彥
吉以盛年謝事放情滌慮徜徉山水之間奇石

美箭步武錯迂清歌妙舞耳目眩易歐陽子之記浮槎山水以謂富貴之樂與山林者之樂不可得兼而彥吉得而兼之自有慧山以來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者不可勝數如彥吉者復幾人哉以此爲彥吉壽可矣彥吉雖老膚神清令視履不少衰或者以膏肓泉石不竟其用爲恨少陵之詩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陸鴻漸之論水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而彥吉之記惠泉以遇而多累爲斯泉之不幸彼固各有指也令彥吉爲出山之泉則品彥吉

者不能與石泉相上下固已明矣彥吉豈以彼易此哉兆吉曰善哉余方酌慧山石泉吹噓鼎鑪爲先生稱壽以子之言佐茶事可也

畢封君八十壽序

天啓元年七月爲新安畢太翁之誕辰士大夫之官京師者先期屬謙益爲其敘謙益于太公之子府丞公有道義之知又辱諸大夫之委不敢以辭未幾建州夷陷我河東畿輔大震府丞公以知兵見推擇銜命募兵江淮又未幾以削杖歸諸大夫來告我曰府丞銜恤歸矣雖然太

公之稱壽終未可以已也子無忘子之緒言謙
益聞太公行事于府丞公最詳太公少倜儻有
大志于書無所不闡以國子生久次主寧武薄
廉辨得民以禮致仕左圖右書哦詩問字歸休
乎一畝之宮今年八十矣府丞雖以削杖歸覽
揆之辰易衣破滌與諸弟舒鴈行列奉觴上壽
太公當焉之听然笑語卒獲又以其閒杖策黟
山沿軒轅之湯池訪容成之丹鼎修登真度世
之事太公之景福未艾也雖然太公仁人也退
不忘君東方之事其負國恥而懷主憂也深

矣遼城之肉薄也遼水之血殷也混同黑水之
波沸而浪蹙也 主上東顧肝食而吾忍稱觴
而沃洗乎遼之父老子弟與四方材官健兒骸
骨撐柱肝腦塗裂而吾忍與吾之子姓燕笑于
一堂乎太公顧語府丞停杯嘆息必不以家樂
而遺國恤知其不能舍然于此也而吾又有以
爲太公賀者府丞之爲人其身退然如不勝衣
一旦奮臂而出願爲國家敵愾雲恥此太公之
教也太公優游杖履出其老謀以與府丞參伍
握奇車攻之事教射可以飲酒行陳可以列俎

兵法可以部勒賓客子弟府丞祥琴之日仗鉞
專征出而受脰歸而飲御用太公之教舉而錯
之東事不足辦也夫如是太公日稱觴燕笑可
矣又何以不舍然乎太公善爲歌詩府丞他日
執訊告成太公自爲鐃歌鼓吹之曲播于管弦
余將登太公之堂按節而歌以爲壽問太公之
不舍然者今如何也是爲敘

江兆豫侍御六十序

新安方萬里嘗論有宋之人才國運以謂元祐
人才非不盛而符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

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以
迄遠清嵩消之也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
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于賈似道則
運無可消而有所歸矣余每誦其言未嘗不嗟
咨嘆息回翔于盛衰消長之際也我神祖享
國長久于國運爲極盛至于晚年而人才有日
消之嘆矣消之以逮繫消之以貶斥消之以廢
棄消之以淹抑消之之法不一而足然逮一再
傳而老成登用班行充斥人才蔚然足以供數
世之用則孰非神祖之所詒也哉神祖之

于人才生成長養惟恐不及雨露雷霆無非至
教恒以其消之者長之而非如宋之所謂消者
消之以權臣而一消不復長也記有之豐水有
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
也斯 神祖之謂也與 今天子元二之閒闢
門開牕羣賢競進恭已虛懷從諫弗咈然一時
敢言直諫之士以次謫降如侍御江君兆豫輩
不下數十曹識者竊憂之以爲國運當維新之
時而人才有漸消之象無乃非 聖主之意與
無幾何諸謫降者強半召還而臺省推轂兆豫

輩者章滿公車始而切責已而報聞今且將轉
圜矣於是人始知向之摧折言者曉然非人
主本意而聖天子追惟豐芑之深仁紹述祖
考以生成長養爲事人才國運之滋長者殆將
百世而未艾也於是兆豫年六十矣其里人某
以余爲同年進士且相好也屬爲稱壽之辭余
惟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楊厚賀純
等待以大夫之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
中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是日有
詔徵用厚等漢永和中爲夷之初旦虹蜺揚輝

猶能以固言徵用厚等況今日哉兆豫旦夕召還其以人才國運消長盛衰之故爲聖主極言之李固之嘆息于未和與萬里之痛惜于元祐慶元其意指不同皆萬世之殷鑒也遭逢不諱之朝發抒未竟之志使聖主鬯豐芑數世之仁而國家收宿儒大人之用余之所祝者遠矣鄉里頌禱之嘗辭豈足道哉昔人稱新安地勢斗絕其地平視天目尖故其山川雄秀而人物卓偉今新安士大夫礪礪負風節者後先相望余獲交其人多矣當兆豫初度之日胥會而

稱壽睇視壁閒之文誦萬里之言而深思之其亦有嗟咨嘆息如余者乎知其不徒燕飲而相樂也

按察使黃公八十壽序

廬陵海茹黃公舉進士高第爲今畿輔以治行第一擢拜御史歟歷中外拂衣高臥歸享山林之樂又十有餘年而稱八十之觴吉爲文學道誼之邦萬曆以來前鄒後李所謂龍宗有鱗而鳳集有翼也余辱交於鄒李鄒李亟稱黃公爲其鄉之淑人君子余與公後先仕途未及撫塵

接席而熟聞其聲迹在赤縣則以循良顯聞在臺班則以篤誠自矢不以釣距釣奇不以駁擊
愉快正直忠厚兼而有之信鄒李之爲駁論也
公長西臺晉卿寺駿駿通顯矣一旦中謠誣以
歸耕閑釣寂識者有錮人聖世之嘆然而二十
年之閒朝野之際亦多故矣沙路甫築而翰音
之凶已聞旌節方懸而檻車之徵旋及鉤黨則
身錄飲章禁錮則名隸刻石當小明悔仕之時
而抱大夫不均之歎求如公之優游止足游樂
邦而栖化國者有幾人哉商侯冕第蔚爲國寶

于公之高門何氏之賜策公蓋于其身親見之
斯可以爲公壽也已公不聞懸車之說乎古者
大夫七十縣車而致事車之爲物也負重致遠
行于里不契需器之有用者也致事則縣之于
屋壁譬之旣雨之襪襪旣獲之桔槔以爲無所
用之云耳當其無有有之用就縣車之後而察
識其輪轅輻轂固無一而弗具也語有之高車
駟馬帶傾覆又有之仕宦不止車生耳行乎萬
里之塗恃其有用而不知止息則必有儻轅折
軸之患豈若縣之于屋壁以其無用爲有用也

哉古之君子仕而歸乎其鄉卽爲鄉先生先王制縣車之禮所以優賢養老抑亦以此著止足之義俾以教其鄉人子弟與余之知公久矣而公亦時時念余余遘黨禍幽于請室商侯推公之意不遠三千里詒書見存余高商侯之誼幸公之有子而益知公之家風爲可尚也於公之称壽爲縣車之說以侑一觴吉之士大夫如余所謂後李者登堂介壽覽余之文得無有徘徊嘆息者乎知其不徒獻酬而旅退也

壽侍御汝瞻尤八十序

萬曆庚申十月十七日余兄侍御史汝瞻八十
之誕辰也汝瞻之誕以十月而稱觴上壽先期
至者填闇間左頌禱之文金相玉軸銜錯璧閒
余欲爲汝瞻壽而懼未有以當也雖然汝瞻余
宗老也而又修明譜牒習于錢氏之故請徵吾
錢之故以壽汝瞻錢氏之有聲文苑若文禧之
試學士院以笏起草若希白之試崇政殿日未
中而就世皆艷稱之汝瞻爲諸生卽以文藻擅
江左其在西臺衡文齊楚士子至今傳寫奉爲
科條斯可書也錢氏之以吏治著者代不乏人

而安道爲寧海軍節度推官治平末爲殿中侍御史時人因蘇子瞻詩以鐵肝御史目之汝瞻繇廣州司理入爲御史倅倅奉職其官階與安道悉合斯可書也宋興以來三世制科者獨錢氏一家而易明逸皆掌書命史臣侈爲盛事今汝瞻子孫科第高門綽楔相望步武閒宋公垂之序傳芳集所謂青油暢轂追次服儒者幾萃于一門斯又可書也唐李翺著卓異記凡臣下盛世家世徽範輝昔而炤今者皆備載焉吾錢之有汝瞻其亦可以附于卓異之後乎然吾攷

安道出臺後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
文僖蚤歷貴要晚年鬱鬱恨不得干黃紙上押
字汝瞻掛冠以來蕩滌情志游娛於園池歌舞
之間四十年于此矣汝瞻所得與文僖孰多況
安道哉夫人生之有富貴壽考猶車輿之能載
物也文僖諸公其于富貴壽考亦各有所負載
矣未有全而舉之倍任而不傾如汝瞻者也豈
天之稱量殊耶抑汝瞻之爲輪轂者厚耶錢故
有宣靖公若水者少游華山陳希夷謂之曰子
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宣靖

知命有節度卒懇避權位此亦通于察車之道者也知宣靖之所以訛則知汝瞻之所以贏然則汝瞻之壽豈可量哉余故徵錢之故以壽汝瞻而又歸本于天著其所以壽者以爲宗之人告焉夫錢之先有斟雉羹而饗帝受壽八百枕高而眠遠者希白之著書稱錢後人此亦錢之故也爲汝瞻壽者宜必有取于此矣然而余之文略焉爲其比于荒也姑取其信而有徵著于譜牒者如此云

陳中丞六十序

陳公謝中州節鉞家居五年而春秋六十覽揆之辰邑之薦紳大夫相率舉觴上壽而以祝嘏之詞屬余公自舉進士令劇邑擢南臺駁歷清卿以至今官生平砥節首公鞠躬盡瘁知有君父不知有身家知有道義不知有身名其在中州冒鋒刃觸機械誓欲以七尺殉賊今得以優游田里長筵稱壽而可以無祝乎蓋公任事之難非獨當將惰卒惰師老餉匱之日左右支吾俛仰布置之難也當國者以豫爲陷阱有强寇無重兵調發則不應奔命則不給以豫委公

而不憂豫事之或僨也則難以公爲孤注分其
柄掣其肘切責則奪其所杖中制則乖其所之
以公委豫而惟恐公事之不僨也則尤難公曰
吾奉 詔討賊朝受命而夕致身他何恤焉大
帥之尾賊也在二百里之內督撫之尾大帥也
在二百里之內遷延宿留以爲故事公僨賊所
至輕衣免胄疋馬先馳而大帥無復有擁兵觀
望者矣衝泥淖冒風雨上下山坡出入賊巢穴
中以草棘爲館宇以鞍馬爲席薦以黃塵爲糗
糧以白汗爲湯沐與士卒共甘苦同死生瘡痍

相撫摩死傷相慰弔而士無有不踴躍用命願爲公死者矣公作吏以來所至不名一錢無毫釐銖兩不以佐軍興享士卒流賊聞其風爲咋指曰陳都堂清官也以故迄公在事斬獲獨多招撫獨衆而河南北無一城失守今久留公於豫賊豈足平哉小人之計門戶也深于計疆場且借疆場以快門戶驅除之計公其如彼何公志在報國獨立行壹意寧奮臂瞋目致死于疆場而無寧容頭過身求生于門戶彼其如公何小人之謀困公也中山之書盈篋白帝之言空

市豈不幾幸其旦夕一跌以入吾股掌之中然而不能者天也 上之神明與公之精誠交相感格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 屢順而思乎信天助之矣 弛擔釋負角巾布袍人倫東國而燕喜西都回思在事之日戎馬交蹠于前坎陷陰伏于後憂危滿眼進退惟谷如宿昔之噩夢醒而思之猶爲之汗流魄悸今之得稱壽于此堂也 豈非天哉 公年六十齒髮郁然談論娓娓竟日既有老謀而又有壯事流氣日熾王師在野 聖天子拊髀頗牧朝野之

推轂者無虛日公其能久居此乎公行且強起爲天子滅奴盜寇經營告成然後退享山林之樂未晚也昔宋文潞公以耆年宿德出鎮西都王荆公爲詩餞之有曰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自今以往更二三十年當有稱荆公此詩以爲公壽者余雖老矣從諸君子之後登公之堂尚能賦而頌之

謝象三五十壽序

鄞縣謝君象三舉進士高第知嘉定縣治行第一入爲監察御史會叛賊孔有德據登州天

子震怒興師致討命西臺擇御史有文武大略者遣往視師衆皆股栗莫敢應君慨然請行督勵將士指授方略解萊圍復登城叛人銜尾從海道遯去於是東省底定長安解嚴天子嘉其功拜太僕寺少卿以旌異之而君以太公之感歸既免喪優游里門不樂仕進今年五十以九月爲覽揆之辰其長君孝廉宣子屬余爲其敘記君初爲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犁庭掃穴

之舉而其人多用兵事顯擁高牙捧賜劒登壇
而仗鉞者多矣久之則暴骨原野填屍牢戶者
項背相望求其經營告成振旅而飲至者幾人
哉君于今日列長筵開昔酒親朋雜遝絲竹交
騁追行閒之辛苦思底事之艱難如噩夢之獲
寤而旅人之得歸也不可以盡然一笑舉觴而
目壽乎日者奴孽稽誅流氛孔亟天子拊髀
側席以思封疆之臣君故息影自匿有息機摧
橦之思君之受命而東也客從長安來言君方
從客燕閒理巾烏整書帙若無有所事者余喜

曰謝君必能辦賊今之退而息影悠然而抱膝也將終焉而已乎抑將幡然而起出其已試於東者爲鉛刀之再割乎晉人有言好以暇好以衆整天下事固非撫劍疾視怒目哆頤者之所能辦也史稱謝安石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終不渝從容宴衍折秦鞭而安晉鼎此亦整暇之效也余無以壽君舉謝家故事爲君進一觴可矣遂書之爲敘以復於宣子君無效昔人捉鼻余他日亦不如新亭之朝士以蒼生安石相慕君其領之否也

宋太公七十壽序

長洲宋君今申舉進士爲武陵令治行高等擢給事中爲權奸所不說左官於外量移南大理評事而其父太公春秋七十覽揆之辰郡中諸公咸具羊酒往賀而屬余爲稱壽之詞余以謂生辰爲壽非古也人生百年幸而當稱壽之日親知過從耄稚錯列相與談世事感時敍留連往復舉酒相屬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日者天下之網嘗密矣佞臣鄙夫構秋荼束濕之網周上而行其私當時給諫在夕垣矯尾厲角以

抗當塗之人太公燕居深思憂聖世念壯子其必有滅匕箸停杯酒中夜屏營扶床而撫枕者矣天子一旦翻然感寤巨奸解密網旬日之間天晶日明乾坤軒豁而太公七十稱壽適當其時覽揆之日長筵紛列五音繁會給諫悉數而告曰聖天子今日行某政明日用某人今日捐何田租明日理何刑獄太公炷香北向祝天子萬年退而舉給諫之觴與親朋觥籌交錯賦既醉而稱未晞也斯不亦人世之極權吉祥之善事乎自今以往聖天子之盛德大

業未艾太公之壽亦未艾而給諫以其時發攄
志氣鼓吹休明于是乎逆奴婦冗蛾賊授首禮
樂興而弦歌作天子臨雍拜老安車蒲輪迎
致太公行養老乞言之禮太公之引滿愉快又
何如也吾郡之耆老崑山有周壽誼翁及毛翁
皆年百有餘歲稱爲人瑞周翁歷元及明所謂
生長兵閒者不足以當太公毛翁生當國初全
盛及見其孫之舉鼎元可謂奇矣吾謂毛翁如
人年壯盛康強無疾病不足以爲喜以太公今
日方之譬如當桑榆之景有羸老之憂一旦霍

然良已脫沉疴而復少壯其爲慶幸豈啻校宅
度世而已哉余與給諫有道義之好書此以爲
太公侑一觴自茲每十年一祝天子聖政之
記與太公記年之歷攷之國史徵諸野史固可
以互見而錯舉也是爲序

永豐程翁七十壽序

永豐程使君九屏繇南曹郎出守鎮江治行爲
天下第一天子念東南要地慎重監司之官
特簡爲按察司副使治兵蘇松而使君之父太
公以今年壽七十丹陽荆大徹往在使君宇下

與諸衿紳往稱百年之觴而屬余爲序余觀生
辰爲壽之詞不過鋪張盛美稱引人世吉祥善
事而州民之祝其邦君大夫則曰登彼公堂萬
壽無疆雖原本雅頌亦比于巫祝之聒耳君子
弗道也若太公之矯志勵行淑其躬而教其子
者則余請得而書之太公起自孤生零丁荼苦
依其繼母以有成立束修自好不贏其躬再世
而始大太公孝故能教其子以忠太公儉故能
教其子以廉太公慈故能教其子以惠今自甄
胄以北京江以南襦袴興歌而鴻鴈息哀者其

孰非太公之德教所與被乎當逆奄之時邑掌故承大吏風旨持簿籍釀金爲奄建祠太公奮臂大言聲淚俱咽毀其簿抵之于地慟哭于先聖之廟而出當是時奄祠廟徧天下閑府巡方者爭懷磚負土趨事惟恐後太公一老逢掖能引大義不顧生死斯已奇矣使君在郎署中以風節顯聞岳峙山立人以爲鉅人長德太公之家教積習使然也余讀史記萬石君以恭謹世其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尊寵舉集其門史家艷稱之然考其家教不過使其子孫馴行孝謹澣

廁祿數馬足而已無他忠言大略可以法今而傳後者也而漢之風俗斤斤長厚以保家門守富貴爲能事陳咸謝其父曰具悉所言不過教人謫耳孔光張禹之流保身持祿依附名行至于欺君父賣國家而不知悔則豈非內行修謹立名非真之流弊耶太公一老逢掖毅然以風節爲已任終發聞于子孫此觀之太公之教其子視萬石君豈不有徑庭哉蓋吾夫子惡鄉愿思狂狷而史亦稱李固之節視胡廣趙戒猶糞土吉州道義之鄉歐陽永叔而後文章節義澹

菴誠齋之流風在焉太公之所以教其子者方
諸西漢此亦千古得失之林矣自今以往使君
之名行益高太公之家教亦益著天子將見
百年養三老行釋奠乞言之禮國史當謹書其
事推明國家風俗教化之盛迥興于西漢而以
太公之家教爲質的焉余之執筆而稱壽自附
于惇史之後者固將不一書而足也是爲序

范太公八十序

廣陵范君異羽以吏部郎引疾家居凡數年
天子卽家起爲尚寶司司丞而異羽之父雲從

翁以今年八月爲八十之誕辰異羽方辦嚴趨召乃廻翔里中爲太公稱百年之觴蓋自神廟之末年天子深居小人用事唱爲甘陵雖蜀之議公然以鈞黨爲名海內士大夫凡負名節持議論者靡不以一網銅之而異羽爲吏部郎汲汲以辨論官邪登用正直爲能事此所謂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者也異羽慨然移病歸侍太公太公笑謂曰吾爲慶雲令不五月而趣歸豈願若久據要津哉于是異羽日起居太公修閑居侍奉之樂匡床坐譚石鼎聯句融融洩洩父

子自爲知已不復知人世間風濤喧逐作何狀也
今天子關門閉窓簡用遺佚言者首惜異羽是以有尚璽之召而太公八十稱壽實惟其時追惟數十年來祐莞之爻集陵谷之推移錯互倏忽其可爲停杯而嘆息者亦多矣太公之誕辰以八月枚乘所謂八月之望與諸侯兄弟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此其候也夫廣陵之濤天下之至奇也向令乘舟弄潮隨波出沒與陽侯爭頃刻之命比其免也氣盡魄奪歟歟息勞安得所謂怪異詭觀者而發皇其耳目哉太公有

道人也。結綬未幾而脫屣去之。彼其縱覽于人世。不似置身曲江之上。登高而極目者乎。數十年來。菟枯陵谷。譬諸廣陵之濤。鄙然足以駭者。以太公觀之。適足以澡槃胸中。灑練五藏而已矣。自時厥後。太公之壽如川之方至。而異羽之功名亦未可紀極。猶濤之氣。所謂以神而非者三也。太公亦舉觴屬客。爲之浩浩焉。落落焉而已矣。於停杯嘆息。又何有哉。太公聞余言。顧視異羽。殆亦爲輒然而一笑也矣。

沈翁八十序

吳郡沈先生今年八十四月十一日爲其誕辰
吳之孝秀陸履長許孟宏陸彥修與其子伯叙
至當游請余爲祝壽之詞余之稚子孫愛方授
經於伯叙而伯叙兄弟又繆以一日之長事余
則夫登堂爲壽之客宜莫先于余矣而可以無
言乎余惟人生百年之內其欣慨多端至於生
辰爲壽親知襍還杯酒勸酬則遭時撫事傍徨
感歎之意爲多今天下多方多故胡馬逼淮水洪
河灌汴京闖賊踞襄漢都會丘墟江流橫絕而
吾吳介恃天子之寵靈男耕女織仰父附子垂

白之老不見兵革翁當此時席長筵列孫子浮
杯樂飲抗音高歌爲太平之幸人豈不快哉吾
聞翁之生平孝友節俠仁心爲質好譚說兩漢
兩宋忠義磊落之事每高吟張睢陽聞笛詩文
文山正氣歌使諸孫屬而和之遭時艱危聖
主側席酒酣以往感江上之烽煙悵中原之板
蕩其何忍養青龍騎白鹿置時事于局外哉吾
讀六月之詩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
則廉恥缺馴至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
國微然後知南陔白華之詩采薇采芑諸詩之

所自出也孝友廉恥之士不立于朝則法度廢
陰陽失爲國之基隊諸夏衰而夷狄盛必至之
理也伯叔兄弟服習翁之教誨崇南陔之養而
厲白華之節一旦得時而駕在帝左右經營車
攻薄伐之業於奴寇乎何有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于
車攻薄伐迥不相及而詩人連比言之豈偶然
哉班史稱車千秋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
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而郭汾陽當吐蕃入
寇車駕東幸其論奏以爲抑豎刀易牙之權任

蘧瑗史魚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此其說與小雅之序固可以比類而互觀也繇此言之國家求南陔白華之臣子亦已亟矣伯叔兄弟出而爲張仲方叔也不遠矣來歸飲御包鼈膾鯉其所以爲翁壽者當尤盛於今日而余之爲翁祝也旣稱道其父子間且以小雅之義徧告天下之爲臣子者蓋亦頌禱之法宜爾諸君子皆學古之道必不以余言爲贅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